

古文辭類纂

書說類五

古文辭類纂二十八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策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有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昔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

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民民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壞而不救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椎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墮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乎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向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  
氣勢竊將位自尊大者肩相摩也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  
馬來求貢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卜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脩法度是束一旦  
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勞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  
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跽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  
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  
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踣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  
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  
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蛟蚋蟻蟲之聚感兇豎膽  
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  
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  
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幽謹握兵之將能羆羆虎之士畏懦蹙蹙莫肯杖戈

爲士卒前行者獨闕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圖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闕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在心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汝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闕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留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經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闕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

等百千輩豈其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適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與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如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規之闕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滄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寔須言而后自明白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雖之曰鳳

呈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菑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槩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問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又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

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君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頓怩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天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



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簪竊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目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媿工人之所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別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射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武者主士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者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終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退之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知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

韓氏之律呂客馮之曰王好竽而之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于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奸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自者也畧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之諒察愈曰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曰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歲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之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韓退之答呂鹽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

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門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鄉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

少安無躁

子順甫云奇氣

### 韓退之答寶秀才書

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遇時事而於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不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付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厲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富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

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道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腹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退之答李翱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抑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耶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發其根而竦其守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二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慮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推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夫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此文學  
在子

韓退之答劉正天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

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此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畏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願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菴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水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醉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

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則非仕之謂則愈也學之矣請微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人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嘆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元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又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誠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

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子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  
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因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  
感足下能自進于此故復發憤言之愈再拜





書說類六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韓退之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背於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豈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微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又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晚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微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辛矣幸習之寧吾亡兄之女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藉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其此百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

愈曰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倫情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至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繼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宿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

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魄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令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歸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鑿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賤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韓退之重答<sub>叔</sub>翊書

愈白卒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人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於我耶其思廣聖人之

道邛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耶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耶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洞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官凡二十年矣請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太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興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禮明之言不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瑣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

而聽於耳也如賜覺觀亦有可采于躡履尊伏增惶恐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闢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殯殮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然視之若無視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合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濟彼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梁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梁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

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俾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以終始言之耳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舉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息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息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闕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遺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惰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粹然悟翻然悔曰其選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惰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

自解而謝不能竣更宜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郡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祿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梁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梁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賞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



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文邪與正辯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慨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譁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二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遠遠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潛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以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由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斗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

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區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口鼻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糜鹿之與處緩絃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攷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上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被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味味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舉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闔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攷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政以誘致山林逸遺

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下瀆尊顏伏地待罪愈再拜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被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救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

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垂憐焉愈再拜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十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嘆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遽遭坎坷又驗一年及春末自京謂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所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買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自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具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

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候生而愈復以候生言於閣下者非爲候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候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書說類六

古文辭類纂三十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答書

宗元再拜五丈坐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過不自料勲勳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艱兀事既壅隔恨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洶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祥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目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

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覺覺孤立未有子息甘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懷慄然歎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侈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邪是以富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

靈鳩先生云韓柳文及唐

人詩內凡用僞字每以多爲義晉書劉頌傳三代延詐久長近者五六百歲故有無兄遠者僅將千載趙王倫傳戰所殺書傳十萬人則以僞爲多亦不始唐人矣

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質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鄒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鐘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擘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擢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瓊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澳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難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進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撰之勿失不敢壘歸掃塋城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癘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蕭翰林僉書○

思謙兄足下昨祈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寡然有富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溺者進當艱飢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衆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鴛鴦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墮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膚慘慄毛髮蕭條矜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啞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

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闔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話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觀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賀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疇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爲不逮遠甚而方侍郎遽

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子厚氣格緊健自有得於古

人若叔夜文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閒用水經注興象然

子厚豈鄙道元所能逮邪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  
萑者聞人足音則歿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  
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泮壅隔大過陰  
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  
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與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  
野則有蝮蛇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疖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  
展支體富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  
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猶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  
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太末不復一一言之今  
僕瘖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  
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  
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  
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惇稍

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  
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賸僕僕豈敢  
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賸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  
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  
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質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  
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聞不奉對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  
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冲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  
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  
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疏之思乎還答不悉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濟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旣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旣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聞可知所渴欲聞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加京師又有梨栗橘柚大芻茶蔗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關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

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避問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其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禱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富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慙慙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繳賊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慙慙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

可至郢自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課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世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具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繼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與非畚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惜善而迹非有意茲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畚道德者



惡能辯之不感譏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譔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闔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子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旅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罪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轡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孺之身抱不測之疾瘳瘳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托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

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勤勸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殫其哀而憂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誠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噲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輩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葦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與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繫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王明清揮麈錄云曾密公諱易占字不韋爲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榻南仲公厚禮其行部將淺仙芝君熙以客所受爲贈公不自辨余行

徙英州以故自便將慰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適公子南豐先生在京湖而杜胤公以故相居宋自來逆旅爲辨後事兼按如書所云方先人之病一意於左右是密公卒時子固在側王

語亦小異也

###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

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論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  
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  
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  
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  
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  
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  
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  
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  
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  
患雜然出矣北段文字子瞻兄弟策論常不遠此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  
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  
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藉死  
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侯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  
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  
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激

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環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也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錄見川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墮壤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此來京師遊叶陌問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沮擾倉棗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謂曠浪顧莫肯効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可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

尉迥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弔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剛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台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

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少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追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問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證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有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

古文辭類纂 卷三十一  
以慕望愛悅其人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礙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修楚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詬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勵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

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己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日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首而豐臆方蹄而密蹏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地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蕘若是者飄忽騰蹕夫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眇之間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



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眴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天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弼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差違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畧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嬾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熟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與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瑛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每爲應

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粉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誦說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讎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瘳石有罅屢有過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曠頗有奇氣此

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  
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  
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  
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  
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  
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  
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  
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懼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  
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  
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  
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逆  
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  
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敢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

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任采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非大費厚矣何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詆當前而不慄誦在後而不羞苟以譽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耐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譴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世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

有恨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僉跽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僉跽焉則少矣隱而虞僉跽之心其族蠲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己未有可以治焉而忍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蹙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樞窶而不能葬也嘗視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感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寔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問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僉跽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故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白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某敢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淵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

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譏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胥遷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亦自勸俾而不如昌

黎答呂堯山人之奇變

古文辭類彙三十一終

贈序類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重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含序○○○

海峯先生云含蓄深婉頗近于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重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尙何翹藥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



直隱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皋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藝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公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

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  
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  
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  
上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  
者李翱張藉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  
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  
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  
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機應於心故物

不膠於心不挫於氣故神完守固韓公此言本自狀所得於文事者然以之論道亦然  
牢籠萬事之態而物皆爲我用者技之精也曲應萬事之情而事循其夫者道之至也  
必離去事物而後靜其心是韓公所斥解外膠泊然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  
淡然者也以是爲道其道淺矣以是爲技其術粗矣

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儻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  
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啻其馘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致他伎喜怒窮窮

憂悲愉佚然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  
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  
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  
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  
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而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  
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〇〇〇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嶽然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  
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柵之  
爲州在嶺之上溯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  
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柵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  
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  
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富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閒而吾又未見也其無

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邠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  
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  
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海峯先生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隘鉅海敵其陽是惟  
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  
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興漸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  
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收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  
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台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  
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  
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榮寵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唐應德云前後照應而錯縱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 海峯先生  
云馳驟跌蕩生動飛揚曲盡行文之妙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  
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昭人耳目  
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  
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  
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  
蓋塢先生云以與字古通用鄉射禮主人而太史氏又能張其大事爲傳繼二疏蹤跡  
以實掛鄭註以猶與也又見召南詩箋  
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  
惜之者自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  
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  
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  
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  
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

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終日臨清泉以自潔探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嚙喘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竊而深廓其有容纒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退之送區册序 ○ ○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懸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篳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擊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

○○○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共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棧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典拜不許乃止處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

岸大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蹕數千里漫漶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竊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賈之州林邑扶南真臘於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櫨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令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轡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寯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

告禮幽州入其地迺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帟首韉袴握刀在左右雜

佩宋子考異云方從梳木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爲句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握刀在左亦不應惟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疑梳木誤也左

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是也兼按此當從梳本作握刀在左蓋握刀者其佩刀之名若不連在左二字則眞爲手持刀而見無是理也此雜佩止是戎事之

用如射決之類與內則之雜佩不同右有無害弓矢亦在右右雜佩弓矢服矢揮房九字相連送細尙書序左握刀右屬弓矢文正與此同弓韉服矢插

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

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

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

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台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 ○○○

海峯先生云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苟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子曰胥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所之傳得其宗政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擬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者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是在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甯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

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譎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被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止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

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喙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嚮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甯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邨灑穀之閒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疏一盤人與之淺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事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輪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讓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慮而請焉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册問道所由告行于

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遺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意含滑稽而文特嫵姚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

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摺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  
厲若是而稱者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虛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  
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  
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屢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  
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  
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畱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  
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文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  
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  
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  
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  
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人足以  
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于此乎愈嘗辱于公  
之知而舊遊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水陸轉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

換之

換字見  
薛宣傳

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在出贖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

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  
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  
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  
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  
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  
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百度  
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  
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  
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可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  
軍昔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輪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  
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  
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



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曰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問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誄於時惟愈也嗟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舉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也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爲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違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唯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

義施于文辭者如是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勤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于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大學今爲郎于都官也又事相公于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于前後聽教誨于左右可爲親黨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士獲重語于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甯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于其行日公司吏與畱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攀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讓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悵悵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懼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蓋賦詩以道其行乎

贈序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三

歐陽永叔送楊寬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弦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烈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憾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子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臆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余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

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於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子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羅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

茅順甫云  
矣風韻跌宕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猶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

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白詩書史紀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餓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誠悲其人文登隲矣言誦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利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漏而山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送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

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而後山淵齊  
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燭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  
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  
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  
聖人而然也榮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  
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  
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苟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  
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遊夏並進  
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  
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  
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  
子餐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鞞屨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  
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

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乘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愀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庠蓋場先生云仁宗時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請致仕者司馬池賈昌朝包拯吳奎皆相繼被糾劾周君思亦道進而退非止足而甘引年者也子周文始爲釋講文內鄉射字疑說或易作射或作天子養以燕饗食飲射之禮皆可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饗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文行燕之詩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鄭氏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爲賓若鄉射則天子無由親與其間矣茅順甫云禮論似屬典刑而文章嫻波馳驟不足讀昌黎送楊少尹致仕序天與矣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獨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携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願余讀其文誠闕壯雋偉善反覆馳騁



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感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遠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爲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虺蜴虎豺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岸落石之所覆歷其進也莫不羸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

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與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輿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鹽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慮之樂而厭聞飢聽其民人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園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學者令温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東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

蘇按此明允胸襟闊

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

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亦聞介馬數萬  
駢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  
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  
何其不思之也昔者秦使昌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  
吾知其無能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讀以爲贈茅順甫云文有生色直當  
與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  
伯仲海峽先生云其波瀾跌宕極爲老成句調聲  
響可竊合節聲並巨擘而與殷員外序實不相似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  
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渙散滌滯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  
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  
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滯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  
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  
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曲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  
舒而如掌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緝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殺其亂如霧  
紛紜鬱鬱百里若一泊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空

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旋傾側宛輔膠戾

難按此段形容風水處極工情太鷲長脚上林耳

回者如輪繫者

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蠶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天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平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櫻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者禍福之問轍乎吾知免矣

蘇子瞻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讀至此未嘗不廢

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奉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三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予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蘇子瞻日喻

贈吳彥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間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

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爲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與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知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子瞻稼說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

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忘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謂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子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己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軻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末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



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義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又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于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原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身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子亦以子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戴素庵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第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間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儼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選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偶蕩遊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圍映乍合作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請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婿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耳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陬怡然湖水之濱年壽曷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子子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孱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覺覺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執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以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勸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護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緯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

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黷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天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尙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石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有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况非常人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册上昭聖皇太后聖章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于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練之禮天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元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子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在再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愧獨

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潛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子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飯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寔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者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

曰庶尹允諧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末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般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子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尙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手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

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返之天下之事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者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髮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予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艱危困厄之中室家權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愧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子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德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方靈皋送王籛林南歸序

余與籛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籛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厯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籛林赴公車間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殮罷負手步階除則籛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礴諮經誦史勞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若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嘗營而閉所欲言也余山獄編旗籍寓居海澹籛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澹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闕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籛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暝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籛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短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籛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籛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嗜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惘然而不樂也

方靈皋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

人之所爲雖謂之反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枯賤不廉姦期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極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乘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曰吾使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沉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嘆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樓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長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譎張顛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方靈臬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乘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慰曰亡者則已矣其存

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已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黯黯問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脩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方靈舉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又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邇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

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轅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與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其志則無所爲書而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澣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高潔

###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昌泮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充豫梁楚諸郡歷魏唐晉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 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効奔走淮水之南迺舂酒築共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 天子使署理充之泃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几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聿爲一體至治翔洽感格

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既入覲卒判泃河將歸其官廩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

原注雖直似昌黎

### 劉才甫送沈某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遊既久而猶不欲歸緒淵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鱗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東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原注其來如潮水驟至頃刻之間消歸無有此等神境惟昌黎有之

###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

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躐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笑曰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旣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原注淋漓道宕歐公學史記之文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顰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寶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煇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趙魏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頽宗廟之靈六年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漢高帝人際告讞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誥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關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

漢高帝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古文辭類纂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  
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漢高帝令吏曹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  
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  
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行田宅今小吏未  
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顯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  
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  
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  
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  
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孺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手老瘝病勿遣

漢文帝元年讜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讜朕聞之法正則民懲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

漢文帝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阨於死囚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陀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瘴蔽  
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卅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  
諱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宅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  
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  
修治先人家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  
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  
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  
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  
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  
今以來適使如故故使賈馳論告于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稽五十衣中稽三  
十衣下稽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二十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  
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

上以相約而後相讓吏以爲大道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何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以相約者以已字通

### 漢文帝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乎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見知之所不及旬以敢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晝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

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祀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躋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祀官無有所祈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問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饗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候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

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人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飾貝帶一黃金犀毘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纜綠纒各四匹使中大夫意謂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富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以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其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一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世長樂翁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國之仲馮疑鄰子上有說字離意衍使字言與爲鄰國是以相郵遺之物耳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藥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

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意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種，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無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更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詔令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六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所進民心深詔執事興舉孝廉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墮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犯網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憐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措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壇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



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其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息悉爾心允執其中天錄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於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且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恣巧邊眈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斐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恇好逸毋邇宵人推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敕責馮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隄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

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虛勞待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問者闕焉久不問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驚之馬跣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刺工旦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嶺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壘蓄除害耘租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實不過封侯今宗

室子孫曾亡暴露衣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富何面目復奉齊爵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母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或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

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辭而不征者重勦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十數雖踰千法內不煩一天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當在於奉憲朕甚憫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羗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也長史所奏書

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器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豎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輕言

漢光武帝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黃公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壽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夷尙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司馬長卿蜀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費夷自境不討之日久矣時使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車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闔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薨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遐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魯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蜀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楚草而不辭也今秦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

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于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使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諭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偏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韓退之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衝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悍據食民畜熊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仙仙晚晚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

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探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傳狀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八

蕭按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列題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何肥贈云漢書高祖詔云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首行必書年幾歲劉其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碑李爲人所刊消汨亂矣蕭按何論太拘昌黎樂以董公鄉邑年紀叙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未題列非人汨亂也惟王荆公集內行狀三篇不載人祖父此必列文前而離本者乃妄削去之矣

韓退之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宗臺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人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油懼不敢對視公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質湯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帶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農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宜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苑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闕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思之遣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大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

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譏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曾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曰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

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使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  
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元佐所予士寤代之改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改也逐之萬  
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  
子乃復欲爲士寤之改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  
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  
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  
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鄂三軍緣道譟聲庶人壯  
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甯萬榮皆自爲而  
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  
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士甯懼復加厚焉自萬榮  
如士甯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甯驕不能禦則置復心  
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  
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一

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曰：司郎中爲簡較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簡較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簡較工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于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郭闕道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輿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詔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學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

韓退之坊者王承福傳

坊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強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饒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富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備以資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饒以嬉夫錫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鋸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

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耶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警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桑豐鄉在長安西墜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蕃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



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憫焉而卒以禍且募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爾緒蚤織爾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瘁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歧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乘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歧亭適見焉曰烏虜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粲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

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武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題股員外郎二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部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檢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文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刷冗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蕭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城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

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  
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  
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詢方士不宜  
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  
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  
事施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二從孤弟姪皆在而治衣櫛纒二婢  
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  
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財稱於世先人於公皆祥符八年  
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有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郝問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二縣新建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爲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入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都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壁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

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漕道商賈所湊人情  
恇懼公處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  
不至師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  
靜甌甯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歡曰李公非世人  
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詔還即日薦升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  
命德安造王府公寔其役又以承天修稜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  
巡撫湖廣右命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  
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半糜無缺公因奏土司  
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  
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  
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  
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  
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器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蕘道轉  
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瑋於  
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

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於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霽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甯迤東蘭川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甯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湖底汪集入永甯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叙馬重燕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叩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擗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甯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管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蘿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澹鑑探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素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鐘筴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

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鎮州西州之木湖廣督睿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嶷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涇底永甯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坪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抵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殞鳥獸哀鳴震天岌地蓋出入百轡之中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關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民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亭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

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三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警東南平  
倭異有白金之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權皆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  
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間安還  
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跪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  
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  
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  
不復問因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誦公置酒仲  
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母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  
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  
百萬先時堆積臺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賞購過富人皆隨之設  
總督三年中窮盜盜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  
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叙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  
娶續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  
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濤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  
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子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謔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溺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而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己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敘纒友愛無間纒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求纒又不自檢狎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舒崑無他故才給疏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日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米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飾於無人之地遭罹

屯變無恒遂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意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熙甫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所然哲白延余坐論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鄉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澗浦年已七十脚氣益涸輻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鄉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僚僚野草枯黃日時哺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湛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與

歸熙甫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

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又何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褌論自浣洗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于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婦與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人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薪水令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熙甫與人書云班孟堅云夫史公賈

而不但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隨婦傳戀儉其理明可并  
觀之又云昨爲陶隨婦傳字習之自謂爲不在班孟堅伯喈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  
石可擊日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書亦知有此文也又云近  
於舟中作得陶隨婦傳風雪中讀之一似帶冰雪也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崑山之西益濱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旁今  
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士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往  
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恒於貴富壽考康甯而  
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  
以誓士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墮壁曰視吾如此能食  
否俯視地咯咯吐出母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  
更入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窻下聞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聞然向夫語見  
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縈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士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  
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淑婉仁孝人也嗟乎  
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謂費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爲節之所處視他婦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廷選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子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滙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歸熙甫先妣事畧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孺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嬰盛願諸婢曰吾爲多子

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贊雄敦尚簡實與人媿媿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絲入城則緝縛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餽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褻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人嘉亨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疴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方靈臬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李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鹿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者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間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千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市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請良材爲俱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爾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藉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具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沉沒也

方靈臬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僧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歎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即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籍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於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睦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鸞即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蔬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禮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蔡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夫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茲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劉才甫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疎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



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猶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尤嗜奕棋常與里人奕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顧矚曰我等豈真知奕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常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曉曉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甯翁隨至建甯官靡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刃園中翁亦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爲文亟求余自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推轂傳

原注寫出輒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高情遠韻自見於筆墨誠徑之外

###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遭罷癯之疾長臥床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烹炆衽進朝駁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傭則取母中裙襪汚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敗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即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

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伶僇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俟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沒負土成墳即墳旁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備屨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故胡君子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記之

房注著寫極道實而不假直誌史記

### 劉才甫章大家行畧

先大父測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氏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寡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勸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即去如此小

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間言櫬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帷坐櫬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櫬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櫬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櫬時雖痺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之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櫬七歲與伯兄仲兄從熟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僕皆睡去獨大家煨爐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

原注真氣淋漓史記之文

### 韓退之毛穎傳

毛顛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己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飄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螭蝮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與宋鶻謀而殺之醢其家案始皇時蒙將軍恬南

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跌居獨取其髮簡牘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僕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上惟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弘農陶泓及會稽見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募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昞者也獸國時有毛

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  
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  
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興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秦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琅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世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損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論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德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定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

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蒯亥倫侯昌成侯武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楊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秦之罘立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燿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

秦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  
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闢并天下當  
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忘作立大義昭設備器械有章旗職臣  
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守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  
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碣石刻石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  
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  
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愚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  
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會稽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  
黔首齊莊羣引誦功本原事迹道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  
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僭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



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  
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澤被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  
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  
止淫泆男女絮誠夫爲寄猥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徒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  
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  
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并序○○

序亦用韻卽琅邪刻體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緝  
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  
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輶蔽路萬有三  
千餘乘勒以八陳洳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  
溫禺以費鼓血尸逐以染鐸然後四枝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  
區殫返旆而還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派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將上以摠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卽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

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廢而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夏其選兮亘地界封神邱兮建隆嵎熙帝載兮振

萬世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有序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嚶嚶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驍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曉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戈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會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闢除祆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鏤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

韓退之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元宗受報收功既熾而豐物衆地大擊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厯適去稂莠不薨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常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子有家今傳次在子子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有而順其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耐和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子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日光顏汝爲臣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郟陽之三軍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守武淮南宣

歛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師唐鄧隨各以其進兵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半夜剗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元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騎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代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應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子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懋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郟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盡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頰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天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禮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殲右弼爲之擇人以收餘愆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姓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執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

之始讎伐蔡邕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茅順甫云頌文淋  
澆縱橫並合龜斧

###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  
與乘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  
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乘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  
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乘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  
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  
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  
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于夏十人像其  
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元  
等數十人皆圖之壁漢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肆習其中置本錢  
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與  
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廟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

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攷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東西北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左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殿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祇視册誓



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其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首牲之夕載鳴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楬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畢出蜿蜒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繡祥鸞送國旗旛旄麾飛揚旒藹鏡鼓嘲轟高言嘒嘒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素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用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貢進之緡錢計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材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陔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伸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旣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害賊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入龍馭之西遊同王母晏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贊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墮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下於柏翳之緒非備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

隅乘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  
卽其居立先生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鬪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  
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遠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  
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狹樸下窘不足以揭虔妥靈而  
又梁桷赤白彫剝不治圖像之威乳味就滅藩援級夷庭木禿歎祈祀日慢祥慶弗下  
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  
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  
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鑄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邈縣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既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  
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置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  
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寔守堅嶠之後達天廓之王歿萬  
年如始耐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惟是達夫  
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  
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恭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蓋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園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與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伸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摈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享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治之待侯不來兮不知

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嘔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緩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稊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龔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旣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淮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辛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謂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篇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錄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勛躬壽後委社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禩有祥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譚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過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

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業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暉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人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室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于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畧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事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虞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舍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奉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執卽宜以諷以龜以平其巖屋墻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廷陟堂進室親

登蓬劍肩騰胎骼其尊元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韓退之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護軍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瓘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尙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于祀自左領府而下作主于第乙己升于廟烏氏著于春秋譜于世本列于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尙書諱承珙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尙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擒祿走可突於渤海樓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尙書領

所部兵塞其道斬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饋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人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右領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失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息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蘇子瞻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唐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董巢名聞江淮復以入都兵破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新東西



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瓏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觀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離兵革四野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贖遺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昧去其國如去傳會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謂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祀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觀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屬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

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  
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劵玉冊虎符龍節大城  
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暉如神人玉帶騶馬四十一  
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  
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  
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